

明清黔东南古驿道视域下的玉屏诗歌创作

安亮宇

在明清时期,黔东南驿道作为贵州联系荆楚、中原和中央王朝的重要交通线路,其历史意义远超物质运输的范畴,更成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桥梁,以及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独特场域。驿道沿线主要郡邑和卫所包括平溪(玉屏)、思州(岑巩)、清浪(青溪)、焦溪、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重安、清平(凯里)等。历经岁月流转,黔东南驿道与区域文化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诗文创作十分繁荣。许多文人途经此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留下了大量蔚然壮观的“路诗”作品。可见,黔东南驿道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其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交融状况,还从微观层面多角度地再现了黔东南驿道昔日的人文辉煌。同时,它也为我们从“驿道”的视角探讨文学与地域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绝佳范例,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贵州诗歌史的建构。

玉屏作为黔东南驿道上重要的人驿节点,素有“黔楚咽喉”“黔东门户”之誉。明正德三年(1508年),心学大师王阳明入黔首站便是平溪驿(今玉屏驿),并在此写下入黔第一诗《平溪馆次王文济韵》。玉屏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功能,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驻足吟咏,进而塑造了玉屏地区深厚的诗歌创作传统,为黔东南驿道上文人群体的多元性、诗歌主题的丰富性、创作心态的复杂性创造了条件。玉屏诗歌既具补史之证力,亦富文艺之隽永;既记录了本土文人、行旅过客和贬谪官员等不同群体的生命体验,又将贵州文学史置于本土文化与客籍文化交融的宏大视野中,成为观察中央王朝经营西南边地历史进程的一扇文学之窗。

黔东南驿道的历史,其雏形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楚将庄蹻入滇,其行军路线溯沅水而上,大致与后来的湘黔滇古驿道重合,为后续驿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元代驿路开拓与站亦设置,再到明清时期驿道的经营与完善,这条古道逐渐由军事通道演变为路线清晰、驿铺密布、制度成熟的南北交通之文化大动脉,更日益成为文学生产的场域。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言:“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诚如斯言,黔贵山水亦随四时流转而变,呈现出独特的景致。其山之险峻、水之清幽、岩之嶙峋、路之崎岖,无不激荡着南来北往之旅行旅文人的心魄,令其“感物而动”,性情激荡,催生出浓郁诗情。山水入目,故有风物山水诗;身处边地,故有行役羁旅诗;朋友酬唱,故有雅集酬赠诗。生于玉屏、途经玉屏和贬谪玉屏的不同诗人,其身份各异、心境有别,他们以多样化的诗歌主题,共同绘就了黔东南驿道玉屏段诗歌的多彩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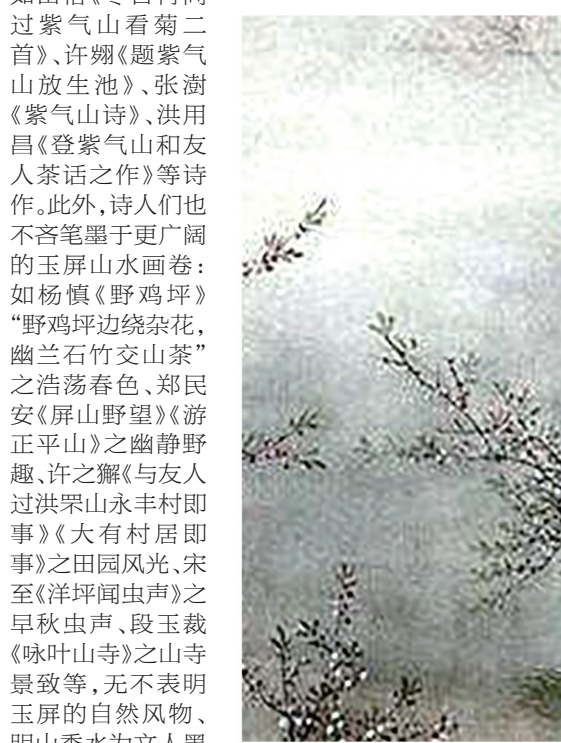
在明清黔东南驿道的文化地理空间上,作为关键节点的玉屏钟灵毓秀山川形胜,其自然风物构成了往来诗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平江八景、玉屏山、紫气山、舞阳河以及野鸡坪等地,历来宦游官员与旅黔文人及本土文人寻幽探胜、驻足咏怀的灵感之源,由此催生出许多优美的风物山水诗,将此地自然景观转化为独具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丰富其审美内涵。这既是黔东南驿道诗歌之幸事,也是贵州地域文化史之幸事。

从诗歌题材和内容观之,文人墨客均紧扣玉屏风物山水进行细致描写。他们对“平江八景”这一地标景观的吟咏尤为集中:如洪运昌在《云中飞凤》《文水浮洲》《万卷书岩》《七星叠岫》《天马腾云》等组诗中,将自然景观与文人志趣深度融合,山之俊、洲之奇、岫之秀尽纳诗行,既系统描绘出“平江八景”的奇秀之态,又暗合对玉屏地域文脉的珍视与自我期许。其《云中飞凤》“岭上数椽文士榻,蜚声慎勿负当时”一句,更将玉屏山水与文人居所相关联,流露出不负光阴的价值追求。又如郑逢元、田起图等人的同题之作,或勾勒山岩奇观,对万卷书岩展开独特想象;或点染水韵秋光,极富文人雅趣。他们均以白描手法绘出了玉屏山水的

情韵风貌。另外,还有一些诗篇以平溪驿道为引,写尽驿道风情。如陈雍《平溪道中桃花盛开追和李太白二月见梅花韵》:

櫻桃几株红间白,似向春风试颜色。
斯地斯花何太早?路畔娉婷待行客。
上有松柏当隆冬,青青不妒白与红。
饱含霜雪祗自若,略有纤姿迎春风。

陈雍,浙江余姚人,明弘治进士,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新春赴贵州任左布政使,途经平溪,写下此诗。作为初入黔境的官员,陈雍惊异于平溪初春的物候,引发其审美关注:櫻桃花早发与青松柏覆雪构成了了一幅奇异图景,形成了强烈视觉反差。诗人对物候之“早”十分好奇,进而发问:“斯地斯花何太早?”并对花姿“待行客”进行描写,这似乎既为平溪风物的基本特征,也是整个黔东南驿道上物候之特点。又如申义《平溪》、申大成《闰中秋过平溪》、孙应鳌《平溪高指挥登猿崖》《平溪别顾约斋三首》、何景明《平溪道中》等诗篇,均为诗人途经平溪驿道之心物碰撞、诗情勃发所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各自对当下状况的情绪心境。而对于玉屏名胜紫气山,亦有诸多诗人着笔描摹:如田榕《冬日再同过紫气山看菊二首》、许翔《题紫气山放生池》、张澍《紫气山诗》、洪用昌《登紫气山和友人茶话之作》等诗作。此外,诗人们也不吝笔墨于更广阔的玉屏山水画卷:如杨慎《野鸡坪》“野鸡坪边绕杂花,幽兰石竹交山茶”之浩荡春色、郑民安《屏山野望》《游正平山》之幽静野趣、许之灏《与友人过洪梁山永丰村即事》《大有村居即事》《田园风光·宋至《洋坪闻虫声》之早秋虫声、段玉裁《咏叶山寺》之山寺景致等,无不表明玉屏的自然风物、明山秀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丰沛的审美愉悦与心灵慰藉,留下浓郁诗情。



明清时期,黔楚驿道蜿蜒于黔东南山水之间,串联起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南来北往之行人络绎不绝,驿途之艰辛与际遇之愁苦往往相互交织。申大成、何景明、葛一龙、查慎行、宋至、王士禛、熊明遇等人,无论是行役、宦游还是贬谪于此,皆以“客心”观物,演绎出诸多动人的行旅诗篇。各类文人的“路诗”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将自己行役羁旅中的所见所闻实录下来,或感时伤世,或抒己愁思,或追忆乡关。这使得他们让“路”既成为现实的行程印迹,又升华为精神的漂泊与追寻。于是,每一首“路诗”都变成了特定文化记忆的载体,其行役贬谪之苦也为山水所调适,升华为乐而忘返的沉醉与精神上的超越。

前文所引诗篇中,已从不同程度涉及到这些内容。请看申大成《闰中秋过平溪》:
今宵仍是中秋夜,两渡清晖百感生。
山色乍晴还乍雨,溪光宜雨更宜晴。
峰头再见塔影影,峡里重闻玉杵声。
一曲霓裳天半落,蟾宫又庆月华明。

申大成前往贵阳赴任,“仍是”二字点明诗人两次中秋均在旅途船上度过。他路过平溪,百感交集,将两度望月之羁旅愁思与平溪山水之静谧灵秀相融合,主客碰撞,心物交融,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思。后又以“嫦娥玉杵”的想象,使“闰中秋过平溪”这一特殊经历充满浪漫色彩,显得格外动人,也让平溪这一黔东南驿道节点增添了几分温诗意。又如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平溪道中》:

徙倚平溪馆,天高气清。
水萤光不定,山籁响难平。
夜火云间戛,寒枫江上城。
终宵无寐寐,高枕听滩声。

何景明途经平溪驿,将玉屏秋景之夜火、寒枫、滩声构成一幅动静相宜、明暗相衬的隽永画卷。万籁俱寂之中,这清幽静美的景致勾起了何景明浓浓的思乡之情,以致“终宵无寐寐,高枕听滩声”,用诗歌实录了自己行至黔东南驿道第一驿时细腻的感受心境。再如葛一龙《次平城》“亦有不耕人,木末莠茅茹。自谓巢居尊,罔知夜郎大。”则超越了传统行役羁旅诗中单纯书写一己之愁思的格局,展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色彩,彰显“风雅精神”,并深刻揭露了那些贪图享乐、漠视民瘼、不劳而获的士大夫阶层,与诗人“倾危赴偃仰”地为国事奔走形成鲜明对照,极具讽刺力度。查慎行《雪后平溪道中》作于清军平定三藩之乱、收复贵阳之时。作者于此时途经平溪,看到战乱后的百姓流离漂泊以及一派荒芜之景,故感时伤世而作此诗。其“百家废井”与“集泉鸿”的描写,更是对执政者的无声质问和对和平生活的深切祈盼。即便查慎行在《舟发沙湾》中偶写“秋水澄鲜鱼味美,晓山葱蒨鸟言清”的明丽景致,最终仍归于“我是沅南留滞客,旧游一总关情”的慨叹,这无疑表达出诗人对社会民生疾苦之深切关注。



此外,这一类诗歌还有宋至《平溪》、王士禛《寄许竹隐司李平溪馆舍》、熊明遇《新筑草堂》等。诗人或以写景抒发孤寂落寞之感,或遭遇贬谪感慨怀才不遇之境,或借典故寄寓淡泊名利之志,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以亲身经历、以情感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感物理论。因此,这些诗篇绝非孤芳自赏的抒情日记,而是明清文人精神世界和现实关怀的集中体现,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学与历史意义,留下千古绝响。

途经玉屏的文人墨客,不仅赋诗咏怀,对明秀山水与行役羁旅进行描绘,还会于此雅集,诗词往来,相互勉励,留下诸多情真意切的酬赠之作。雅集酬赠是文人间常发生的兼具社交性与审美性的典型文化活动,通过相互作诗赠答酬份等方式来交流切磋、传递情谊,具有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功能。明清黔东南驿道上的“路诗”中有一定数量的雅集

酬赠之作,生动诠释了“壶觞寄兴、金石同声”的文人传统。文人在雅集酬赠中结合个人境遇和感悟以诗言志,使平溪不仅成为行役羁旅的关键枢纽,更成为文人墨客诗意栖居、精神交流的文化场所,其诗歌在艺术创新与思想深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

黔东南驿道玉屏段上的雅集酬赠诗多围绕具体景点而作,如紫气山、飞凤山、平溪驿馆等,构成了特定的雅集空间。玉屏本土文人洪用昌、许之灏、许翔、田榕、田起图、田懋仁;宦游文人张澍;行旅文人程步衡等,均在紫气山留下了许多清雅诗篇。请看洪用昌《登紫气山和友人茶话之作》:

上方旧擅清虚境,不向攀登几岁年。
今日多情情绪续,乘时逢兴兴陶然。
幽篁翠柏迎朝气,佳果鲜蔬罗素筵。
莫笑空心吾未化,暂时潇洒亦前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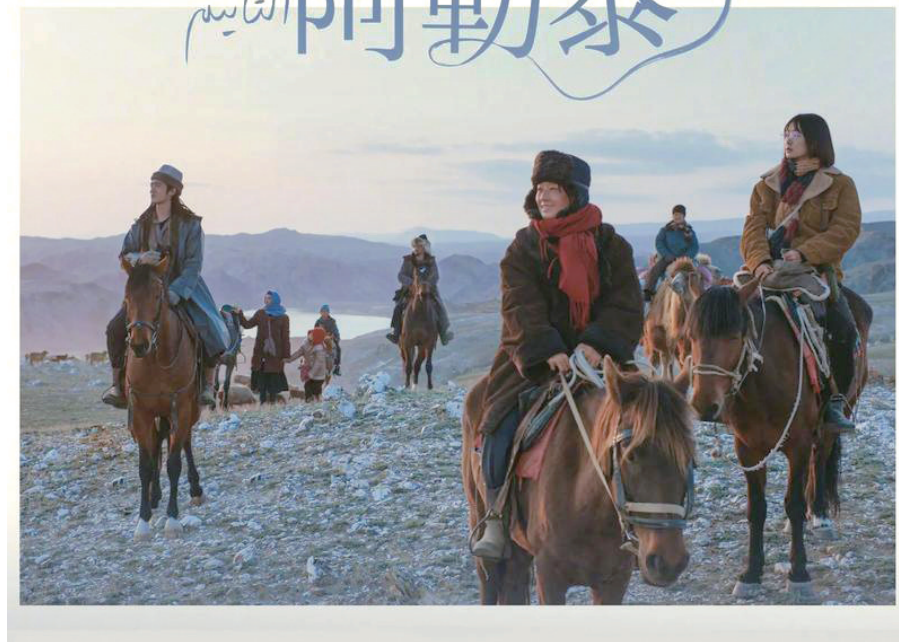
此诗记录了洪用昌与友人同游紫气山一事,将紫气山的清虚之境、友朋同游的闲适之情以及“尘心未化”的通透心境融为一体。“佳果鲜蔬罗素筵”则聚焦茶话场景的朴素——不见玉盘珍馐的奢华,唯有自然山野的馈赠,这既是明代玉屏本土生活的真实写照,又契合文人“以素为雅”的审美旨趣,让茶话之乐脱离世俗功利的羁绊,回归山水清音与本真世界。又如田榕《冬初再同过紫气山看菊二首》,是诗人与洪用昌又一次共同赏菊所作。通过“一杯黄菊酒,半盏白云寮。野色城中树,寒江郭外潮”两句,将饮酒与赏菊、观云相结合,而“野色”与“寒江”则营造出寂寥深远的诗境,风格冲淡平和,凸显出雅集活动的季节性。田起图《春日紫气山看梅同僧云石作》“十分颜色原清淡,一味清香也带酸。隐隐枝头珠玉冷,方知劲节未摧残。”则细腻画出紫气山上的梅花意象,写梅之清雅淡泊,寄托了诗人对美好人格的向往,也流露出他与僧友对贞洁品性的共同追慕之情。而行旅文人程步衡访田榕时作五言古体诗《过紫气山访南村先生赋赠》,由松影竹径之景写到田榕其人,称赞他呕心沥血修《玉屏县志》的敬业精神。结尾“白云谿层楼,得非陶弘景”一句点明田榕身居楼阁并非学“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避世,而是“遥情结古欢,散映在人境”,为玉屏地方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认同,形成了文人群体间的“金石之力”。

明清平溪驿道上还有一些雅集酬唱诗以诗为媒,生动展现了文人群体独有的交往方式。如王阳明来到平溪驿馆步王文济韵而赋之《平溪馆次王文济韵》,描绘了平溪初春时黄昏之景,展现出作者开阔的胸襟。即使遭遇贬谪、身处困顿,王阳明依然保持超然达观的积极心态,同时表达了他对友人王文济的真挚情谊。又如,熊明遇门下学子刘芳久高中乡试第一名,他喜作《喜刘芳久发解乃叔尚德亦戊子举首》一首,以“宝剑雄姿紫气中”相期,又暗合“紫气山”之地域符号,是兼具个人真挚情谊与地域文化内涵的酬赠佳作。而潘淳《赠田广文震与兼怀拙园同年》则由国家府事分,赞叹广文“以文”的宏大叙事切入,由个人情谊引申出儒家治世理想。这些雅集酬唱诗作既彰显了文人群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精神特质,又极大地丰富了玉屏地区的诗歌文化底蕴,堪称明清雅集文化的生动缩影。

作为文学场域的黔东南驿道,不仅成就了大量的“路诗”,塑造了明清时期独特的“路景”,还极大地丰富了玉屏的诗歌史和文学史,乃至为贵州文化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王阳明、何景明、王士禛、查慎行等著名文学家的进入,他们以诗史志,或题咏风物山水之灵秀,或描绘民俗风情之鲜活,或抒发羁旅感怀之深切,或书写酬唱赠答之真挚,进而提升了玉屏文化的社会认可度,发挥了积极的黔省文化传播效应。明清黔东南驿道下的玉屏诗歌,凝聚着南来北往诗人的真情和才思,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思想“感物”传统的西南回响,更是理解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文学与地域互动关系的关键切口,让贵州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声音。

电视剧与作家眼里的阿勒泰

简宜贵



花了3个晚上追完了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迷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因为看过李娟散文,喜欢她散文清新的笔调,灵动的书写。还有一种好奇心驱使,想看一看编剧们是怎样将“散文”“转化”成电视剧的。

经验里,散文,是高度心灵化的文本。它更多注重的,是心灵对于外在人事景物的观照,它的线索叙事性不强,是片段而非连续的,是遵从内心感悟而非注重故事走向的。是注重心灵发现与感悟而非情节猎奇的。

看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不得不为编剧们称赞。这部电视剧基本遵循了李娟的散文原著。视频呈现的,也是原著中较为精彩的片段。而且,画面的转场很少。很多情节,紧扣一个场景进行景物、人物和活动内容的铺陈,让人觉着时间过得很慢,对眼下的生活也很享受。这恰恰是散文追求的慢,情节的慢,故事的慢,时光、场景流动的慢。

当然,电视剧的基本要素是情节,是故事。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遵循了这个

规则。其中李文秀的作家梦是一个情节。她在京都这样的大城市打工实现不了作家梦,她回到母亲身边,来到草原,融入了这里的慢生活,听了前辈师友的文学讲座后到阿勒泰这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地方“去爱,去生活,去受伤”,经历了从行动到内心的深沉感悟,所以写出了那么多充满了生活感悟和鲜活生动的散文。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

李文秀母亲的爱情,李文秀的爱情,还有死了酒鬼丈夫的草原女人的爱情,巴太与父亲由不和到和的过程,巴太父亲为了走月亮湾那段野狼出没的路而私藏土枪——他曾用这支土枪打死追逐张又侠母的两只野狼救了张又侠母女的命——与村长发生冲突最后还是交出土枪……这些都是电视剧的情节。当然也是李娟散文里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不是很连贯的,是零零碎碎的。这些情节,是融合在“草原生活”这个大背景中的。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里也有一些温馨的故事片段:李文秀在开满野花的青草丛

中睡着了,喜欢她的草原青年巴太把她的鞋带绑成了一个草原人才解得开的牧羊结,李文秀醒来时摔了一跤她知道是巴太搞的恶作剧于是找到巴太为她“解结”。李娟因为写作纸张极度匮乏巴太便剥下方方正正的桦树皮交给她继续写作。李文秀要账不成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母亲张又侠这样给她解感:“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你看这些树叶这些草,牛羊能吃它们就是有用,吃不到它们它们也在那长得好好的有什么不好?”

当然,电视剧的最后一节也让故事达到了高潮:因为巴太最喜欢的马——“踏雪”拖着自己心爱的女孩李文秀在草原上狂奔,他不得不“二选一”拔剑射杀了踏雪而救下李文秀,因此心灵留下伤痛与李文秀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又于新年的夜晚闯进了李文秀的视野。

笔者认为,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尊重了原著,也切合了电视剧故事性较强的逻辑,而且很多场景都是文学散文化的场景。

当然,喜欢阅读文学散文,也读过李娟散文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比较过分的建议:如果在适当的场景,加以“李文秀”(原形是作家李娟)的独白,将李娟散文《我的阿勒泰》散文篇章中那些感悟性的句子加进去,那就更加完美了。

当然,这部电视剧既要遵从原著,又要满足普通读者的“故事性”愿望,已经拍得很好了,只能说是瑕不掩瑜,瑕不掩瑜。